

# 燕丹子

题（战国）燕丹撰

## 燕丹子卷上

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不得意，欲求归。秦王不听，谬言曰令乌白头、马生角，乃可许耳。丹仰天叹，乌即白头，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，为机发之桥，欲陷丹。丹过之，桥为不发。夜到关，关门未开。丹为鸡鸣，众鸡皆鸣，遂得逃归。深怨于秦，求欲复之。奉养勇士，无所不至。丹与其傅曲武书，曰：「丹不肖，生于僻陋之国，长于不毛之地，未尝得睹君子雅训、达人之道也。然鄙意欲有所陈，幸傅垂览之。丹闻丈夫所耻，耻受辱以生于世也；贞女所羞，羞见劫以亏其节也。故有刎喉不顾、据鼎不避者，斯岂乐死而忘生哉，其心有所守也。今秦王反戾天常，虎狼其行，遇丹无礼，为诸侯最。丹每念之，痛入骨髓。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，旷年相守，力固不足。欲收天下之勇士，集海内之英雄，破国空藏，以奉养之，重币甘辞以市于秦。秦贪我赂，而信我辞，则一剑之任，可当百万之师；须臾之间，可解丹万世之耻。若其不然，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，死怀恨于九泉。必令诸侯无以为叹，易水之北，未知谁有。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。谨遣书，愿熟思之。」曲武报书曰：「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，甘于心者伤于性。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，除久久之恨，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。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，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。事必成然后举，身必安而后行。故发无失举之尤，动无蹉跌之愧也。太子贵匹夫之勇，信一剑之任，而欲望功，臣以为疏。臣愿合从于楚，并势于赵，连衡于韩、魏，然后图秦，秦可破也。且韩、魏与秦，外亲内疏。若有倡兵，楚乃来应，韩、魏必从，其势可见。今臣计从，太子之耻除，愚鄙之累解矣。太子虑之。」太子得书，不说，召曲武而问之。武曰：「臣以为太子行臣言，则易水之北，永无秦忧，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。」太子曰：「此引日漫漫，心不能须也！」曲武曰：「臣为太子计熟矣。夫有秦，疾不如徐，走不如坐。今合楚、赵，并韩、魏，虽引岁月，其事必成。臣以为良。」太子睡卧不听。曲武曰：「臣不能为太子计。臣所知田光，其人深中有谋。愿令见太子。」太子曰：「敬诺！」

## 燕丹子卷中

田光见太子，太子侧阶而迎，迎而再拜。坐定，太子丹曰：「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，乃使先生来降弊邑。今燕国僻在北陲，比于蛮域，而先生不羞之。丹得侍左右，睹见玉颜，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，令先生设降辱焉。」田光曰：「结发立身，以至于今，徒慕太子之高行，美太子之令名耳。太子将何以教之？」太子膝行而前，涕泪横流曰：「丹尝质于秦，秦遇丹无礼，日夜焦心，思欲复之。论众则秦多，计强则燕弱。欲曰合从，心复不能。常食不识位，寝不安席。纵令燕秦同日而亡，则为死灰复燃，白骨更生。愿先生图之。」田光曰：「此国事也，请得思之。」于是舍光上馆。太子三时进食，存问不绝，如是三月。太子怪其无说，就光辟左右，问曰：「先生既垂哀恤，许惠嘉谋。侧身倾听，三月于斯，先生岂有意欤？」田光曰：「微太子言，固将竭之。臣闻骐驎之少，力轻千里，及其罢朽，不能取道。太子闻臣时已老矣。欲为太子良谋，则太子不能；欲奋筋力，则臣不能。然窃观太子客，无可用户。夏扶，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，脉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；武阳，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光所知荆轲，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变。为人博闻强记，体烈骨壮，不拘小节，欲立大功。尝家于卫，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，其余庸庸不可称。太子欲图事，非此人莫可。」太子下席再拜曰：「若因先生之灵，得交于荆君，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。唯先生成之。」田光遂行。太子自送，执光手曰：「此国事，愿勿泄之！」光笑曰：「诺。」遂见荆轲，曰「光不自度不肖，达足下于太子。夫燕太

子，真天下之士也，倾心于足下，愿足下勿疑焉。」荆轲曰：「有鄙志，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，情有异一毛不拔。今先生令交于太子，敬诺不违。」田光谓荆轲曰：「盖闻士不为人所疑。太子送光之时，言此国事，愿勿泄，此疑光也。是疑而生于世，光所羞也。」向轲吞舌而死。轲遂之燕。

## 燕丹子卷下

荆轲之燕，太子自御，虚左，轲援绥不让。至，坐定，宾客满坐，轲言曰：「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，说太子不世之器，高行厉天，美声盈耳。轲出卫都，望燕路，历险不以为勤，望远不以为遐。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，接之以新人之敬，所以不复让者，士信于知己也。」太子曰：「田先生今无恙乎？」轲曰：「光临送轲之时，言太子戒以国事，耻以丈夫而不见信，向轲吞舌而死矣。」太子惊愕失色，歔歔饮泪曰：「丹所以戒先生，岂疑先生哉。今先生自杀，亦令丹自弃于世矣！」茫然良久，不怡民氏曰太子置酒请轲，酒酣，太子起为寿。夏扶前曰：「闻士无乡曲之誉，则未可与论行；马无服舆之伎，则未可与决良。今荆君远至，将何以教太子？」欲微感之。轲曰：「士有超世之行者，不必合于乡曲；马有千里之相者，何必出于服舆。昔吕望当屠钓之时，天下之贱丈夫也；其遇文王，则为周师。骐驎之在盐车，弩之下也；及遇伯乐，则有千里之功。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，服舆而后别良哉！」夏扶问荆轲：「何以教太子？」轲曰：「将令燕继召公之迹，追甘棠之化，高欲令四三王，下欲令六五霸。于君何如也？」坐皆称善。竟酒，无能屈。太子甚喜，自以得轲，永无秦忧。后日与轲之东宫，临池而观。轲拾瓦投龟，太子令人奉盘金。轲用抵，抵尽复进。轲曰：「非为太子爱金也，但臂痛耳。」后复共乘千里马。轲曰：「闻千里马肝美。」太子即杀马进肝。暨樊将军得罪于秦，秦求之急，乃来归太子。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。酒中，太子出美人能琴者。轲曰：「好手琴者！」太子即进之。轲曰：「但爱其手耳。」太子即断其手，盛以玉盘奉之。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，同床而寝。后日，轲从容曰：「轲侍太子，三年于斯矣，而太子遇轲甚厚，黄金投龟，千里马肝，姬人好手，盛以玉盘。凡庸人当之，犹尚乐出尺寸之长，当衣马之田。今轲常侍君子之侧，闻烈士之节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者，但问用之所在耳。太子幸教之。」太子敛袂，正色而言曰：「丹尝游秦，秦遇丹不道，丹耻与之俱生。今荆君不以丹不肖，降辱小国。今丹以社稷干长者，不知所谓。」轲曰：「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。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，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。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，犹使羊将狼，使狼追虎耳。」太子曰：「丹之忧计久，不知安出？」轲曰：「樊于期得罪于秦，秦求之急。又督亢之地，秦所贪也。今得樊于期首、督亢地图，则事可成也。」太子曰：「若事可成，举燕国而献之，丹甘心焉。樊将军以穷归我，而丹卖之，心不忍也。」轲默然不应。居五月，太子恐轲悔，见轲曰：「今秦已破赵国，兵临燕，事已迫急。虽欲足下计，安施之？今欲先遣武阳，何如？」轲怒曰：「何太子所遣，往而不返者，竖子也！轲所以未行者，待吾客耳。」于是轲潜见樊于期曰：「闻将军得罪于秦，父母妻子皆见焚烧，求将军邑万户、金千斤。轲为将军痛之。今有一言，除将军之辱，解燕国之耻，将军岂有意乎？」于期曰：「常念之，日夜饮泪，不知所出。荆君幸教，愿闻命矣！」轲曰：「今愿得将军之首，与燕督亢地图进之，秦王必喜。喜必见轲，轲因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搯其胸，数以负燕之罪，责以将军之讎。而燕国见陵雪，将军积忿之怒除矣。」于期起，扼腕执刀曰：「是于期日夜所欲，而今闻命矣！」于是自刭，头坠背后，两目不瞑。太子闻之，自驾驰往，伏于期尸而哭，悲不自胜。良久，无奈何，遂函盛于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，武阳为副。荆轲入秦，不择日而发，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，于易水之上。荆轲起为寿，歌曰：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」高渐离击筑，宋意和之。为壮声则发怒冲冠，为哀声则士皆流涕。二人皆升车，终已不顾也。二子行过，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。二子行过阳翟，轲买肉争轻重，屠者辱之，武阳欲击，轲止之。西入秦，至咸阳，因中庶子蒙白曰：「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，今奉樊于期首与督亢地图，愿为北蕃臣妾。」秦王喜。百官陪位，陛戟数百，见燕使者。轲奉于期首，武阳奉地图。钟鼓并发，群臣皆呼万岁。武阳大恐，两足不能相过，面如死灰色。秦王怪之。轲顾武阳前，谢曰：「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见天子。愿陛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事于前。」秦王曰：「轲起，督亢图进之。」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出。轲左手把秦王袖，右手搯其胸，数之曰：「足下负燕日久，贪暴海内，不知厌足。于期无罪而夷

其族。轲将海内报讎。今燕王母病，与轲促期，从吾计则生，不从则死。」秦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从子计耳！乞听琴声而死。」召姬人鼓琴，琴声曰：「罗縠单衣，可掣而绝。八尺屏风，可超而越。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。」轲不解音。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，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，轲拔匕首擿之，决秦王，刃入铜柱，火出。秦王还断轲两手。轲因倚柱而笑，箕踞而骂，曰：「吾坐轻易，为竖子所欺。燕国之不报，我事之不立哉！」

